

# 庄子章义

胡朴安

## 自序

清代学者，以文字声韵求训诂，深得东汉学者之意，于经部大有收获，而出其余以治子部，所得颇少。盖治子方法，与治经不同，经义如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训诂明而义即与之俱明。子部重在学说之统序，统序不明，而训诂转觉支离。且子部之训诂，除儒家以外，与经部之训诂，其义多不相应。如儒家之道字，与道家之道字，截然不同。《礼记·中庸》云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”是道由天出也。老子《道德经》云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。”一，太极也；二，两仪也；三，天地人也。是天由道出也。儒家之道，在人生日用事物之常，人行之大路也。道家之道，在空间之虚，时间之无，宇宙之本体也。本训诂以治子，往往违于子之本义。清儒本郑玄治《毛诗》之法治经，不能本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之说治子，宜乎于子部无所收获也。余治子部，注意于各家源流与其派别。民国十二年，曾著《周秦诸子学略》，虽非煌煌巨册，而十家之学，

源流必明，派别必详，略涉其樊，即知其要，或亦治子部者之所不废。本拟遍及十家各家之学说，而时不我许，只成荀子、墨子、商君学说三种。窃谓荀子之学，在于性恶，因性恶故贵学，因贵学故尊师，因尊师故大分，因大分故重礼，因重礼故尊君。据《荀子》全书，讽咏其本文，思惟其意义，为性恶说，贵学说，尊师说，大分说，重礼说，尊君说六篇，合为《荀子学说》。墨子之学，在于非攻，而世之相攻也，其故有二：一则物力不足供所求，墨子以节用救之，其节用也，故非礼非乐，节葬短丧；一则国家之界限太明，墨子以兼爱救之，其兼爱也，故尚同法天。据《墨子》全书，讽咏其本文，思惟其意义，为非攻说，节用说，非礼非乐说，节葬短丧说，兼爱说，尚同说，法天说七篇，合为《墨子学说》。商君之学，在于强国以富民，以法治为本，以农战为用，其务农也，算地以定垦，地有余而民不足，则徠民以垦，然后去文尚朴，贵粟米轻末技，以尽力农之利，其务战也，壹言以教练之，壹赏以鼓励之，壹刑以驱策之，然后尚武重力，尊公斗贱游说，以作能战之气。据商君全书，讽咏其本文，思惟其意义，为法治说，农战说，垦土徠民说，贵粟米轻末技说，去文尚武说，壹赏壹刑壹教说六篇，合为《商君学说》。览兹三种学说，虽未详读荀子墨子商君之书，而于荀子墨子商君之思想与其行为，亦可以得其大概矣。孟子学说，未遑整个的整理，尝为性善说，贵民说，辨王霸说，仁义与功利说，仁者无敌说，同乐独乐说，制民产说，兴教育说八篇，合为《孟子政治学说》。老子只有零星的笔记，而管子、韩非子、邓析子、尹文子、公孙龙子、鬼谷子，只在《周秦诸子学略》中论其大概而已。余治庄子，始于民国纪元之初，《天下》篇云：庄周以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，时恣纵而不儻，不以觭见之也；以天下为沈浊，不可与庄语。于是读

庄者，说庄者，皆以为《庄子》一书，无论其在文字上，在义理上，只可以谬悠荒唐无端崖读之，而以谬悠荒唐无端崖说之。所以虽熟读郭象注，成玄疏，仅能得断续之玄理，终不能得庄子思想之统序。然而《天下》篇云，其书虽瑰玮，而连犴无伤也；其辞虽参差，而諛诡可观。是《庄子》一书，虽以卮言为曼衍，以重言为真，以寓言为广，而庄子必有所以为卮言、重言、寓言者在也。人第求之瑰玮参差之形，而不求之无伤可观之实。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真，而世终无由知之。窃尝取内篇七篇，讽咏其本文，思惟其意义，以其不了解庄子本文，即无由了解庄子意义。庄子一书，其文狂洋恣肆，莫可端倪，譬如黄河，千里一曲，观者但惊其浩荡澎湃之势，莫知其蜿蜒奔赴之形，非如溪涧之水，历历可指也。所以读庄者，第欺其用意之奇，行文之肆，试一问其用意之何以奇，行文之何以肆，而莫能得其用意旨趣之所在，及行文起落之所由。凡此皆章义不明故也。王氏先谦，虽略分章，而未言其故，读庄者犹苦难晓，要知庄子之学说，其精华全在内篇，内篇七篇不明，无由窥庄子用意之旨趣；章义不明，无由见庄子行文之起落。乃将内篇七篇，分其章段，说其大意，使七篇之大意，皆由章段而明，不仅文从字顺，抑且理析义解，而用意之奇，行文之肆，能明其所以然之故。《天下篇》所谓其于本也，宏大而辟，深闳而肆；其于宗也，可稠适而上遂矣者。皆可得之于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之间也。余既作《庄子》内篇七篇章义浅说，本之以读《庄子》，觉《庄子》一书，其义虽瑰玮，而无不平易；其辞虽参差，而无不整齐。盖其瑰玮参差者，乃其表面上之义与辞，而其平易整齐者，乃宇宙自然之极致也。余藏有《庄子》之注解，自《道藏举要》外，计四十余种。虽有断续之玄理发见，而求其能整理《庄子》全书，成为有统序之学说者，似

乎未有。而清儒注解，于训诂外，未能有所发明。余半身偏废，闭户闲居，著《周易古史观》，既卒业，日求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真，于是知庄子以空间之虚，时间之无的宇宙观为人生观也。夫空间之虚，非杳冥之虚，乃真实之虚；时间之无，非惆怅之无，乃妙有之无。以真实之虚，妙有之无，建筑人生观基础，故一切任其自然。自然者，是大宇宙之环境，渺小人生之环境，与极大宇宙之环境，息息相通，此庄子所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也。既求得庄子之真，乃作《道家源流及其派别》一篇，以明庄子之派别，与老子异其源流作《庄子之自然思想》与《自然即道》二篇，以明庄子学说之根本。作《自然的功用》一篇，而于《逍遥游篇》说明之。从自然的思想，演出人我是非一致，作《人我是非一致》一篇，而于《齐物论篇》说明之。由人我是非一致的思想，演出对于死生的观念，作《死生观念》一篇，而于《养生主篇》说明之。由死生齐一的观念，演出入世的方法，作《入世的方法》一篇，而于《人间篇》说明之。由以出世的方法为入世，必须要有精神的修养，作《精神的修养》一篇，而于《德充符篇》说明之。德充满于内，与形体合符，便是庄子理想中的人格，作《理想中的人格》一篇，而于《大宗师篇》说明之。由理想中的人格，产出理想中无为而治的政治，作《无为而治》一篇，而于《应帝王篇》说明之。其他诸子，其学说糅杂于全书之中，必整理后而始得其统序，而庄子学说，即于此内篇七篇，次第联贯而下。此余所谓其义平易，其辞整齐者也。亦即《天下篇》所谓其书虽瑰玮而连犴无伤，其辞虽参差而谲诡可观者也。余治《庄子》，既得其学说之统序，又将内篇章义，修改一遍，更及于外篇杂篇，乃以庄子学说之统序为总说以冠其首，而以内篇外篇杂篇三十三篇章义，合为《庄子章义》，或亦可为治庄子者之一助云尔。民国三

十二年三月安吴胡朴安自序

## 题 词

素性不谐俗，久与冠盖疏，苦无买山钱，城市小结庐。庐小仅一室，平分半列书，结交尽贫士，门无贵人车。晨夕饱粗粝，佐以盘中蔬，蒙庄多妙理，坐卧与之俱。穷居罕人事，息影即良图，悟得齐同理，终朝常澹如。（其一总起）杀人盈城野，山川有苦颜，仁义不救世，干戈自年年。漆园独超脱，著书在名山，莫谓言荒唐，荒唐皆妙言。（其二南华全经）至小非螻蛄，至大非山丘，万物任自然，旷放莫与俦。白日自西走，黄河自东流，斗室藏天地，神与太虚游。（其三《逍遥游》）真理无是非，大道无阴阳，达者通为一，俗士妄短长。块然一抔土，中夜有奇光，悠悠梦魂黑，栩栩蝴蝶黄。（其四《齐物论》）上寿不过百，人生亦可怜，下士未闻道，海上求仙山。长生讵在药，至理不可言，君子贵缘督，虽夭亦尽年。（其五《养生主》）猛虎能食人，爪牙不伤木，耳目废视听，虚怀常若谷。至洁每易污，圣人不数浴，明镜烛妍媸，以其不自烛。（其六《人间世》）良马不在力，嘉木不在荫，伏枥自千里，孤干自成林。所以鲁兀者，举国钦德音，百骸皆可废，耿耿余寸心。（其七《德充符》）大地积块耳，块散不久常，偶然一着物，变化已无常。真人终年寂，风露以为楹，风静露华空，澹澹天中央。（其八《大宗师》）愚者常恶影，每与影竞走，儻忽凿浑沌，浑沌呼负负。矫首望太虚，寥落具众有，南面治无为，重华名垂后。（其九《应帝王》）大道不离宗，百川皆汇海，末世徒纷裂，祖述各有在。庄语难觉民，诡譎终不悔，连犴理无穷，稠适若可待。（其十《天下》）世儒不识庄，纷纷多异旨，与老同一源，谓庄学不

死。玄妙本无迹，眇视跛能履，上与造物游，小智奚足恃（其十一注庄者）迂拙常滞物，愧我非达士，瞑心息众虑，纷扰不能止。况投尘网中，清澈亦偶尔，采蓝不盈襜，未足赠之子。（其十二读庄后）造物无尽藏，古今有真才，如何降水浸，不闻神禹来。佞幸多自逸，直谅每见猜，鼓腹且读书，于我何有哉！（其十三总结）

上读庄十三首，用陶渊明读《山海经》韵，是民国七年时所作者。今《庄子章义》全书告竣，讽诵一过，而庄子大义，若可得于文字之外，为录于卷首云。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安吴胡朴安记。

## 庄子章义 总说

### 道家源流及其派别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。古者黄帝执道以治天下，立史官而世守之，史掌一代之书，成败祸福存亡之迹，皆具于是。多读藏书，知盛极之必衰也，故清虚以自守，知刚强之必折也，故卑弱以自持。阅世多，更事富，然后秉要执本，建之以常无有，主之以太一。”由是言之，道家之出于史官，由于阅世多，更事富，有过去之观念，而后有未来之思想。过去之观念愈丰富，未来之思想愈发达。道家丰富之思想，由于历史而来也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云：“以本为精，以物为粗，以有积为不足，澹然独与神明居，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。”道家者流，征之《天下篇》，固不必原于史官。惟是上古之时，史为学术之总，《天下篇》所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要亦不能出史之范围外，特未明言官守耳。道

家之正宗，是用之于政治，故《汉志》云南面之术。后遂流为老庄之道家。庄子虽是道家，非老子之嫡传。观《天下篇》，庄子与老子异源可知。盖老子求长生，庄子齐死生也。晚周以来，道家派别，区分为四：以与为取，以后为先。道家之权谋派也，政治家尝用之。死生一致，人我同体。道家之虚无派也，达观家尝用之。无摇女精，无劳女神。道家之寂灭派也，养生家尝用之。服气养神，纳新吐故。道家之修炼派也，术士家尝用之。寂灭兼权谋，老子学派之流也。寂灭者无为也，权谋者无为而治也。故老子之学，以之修己，多养生之言；以之入世，有政治之用。庄子乃道家之虚无派。庄子忘人我，齐死生，老子则日求不死之术。庄子之可以尽年，与老子之谷神不死，截然不同也。由是论之，道家派别，可总为二，而术士不与焉。老子不能了生死，入世派也；庄子能了死生，出世派也。世谓庄子之学，出于老子，以老子比孔子，以庄子比孟子，特未深察之故耳。《天下篇》历述诸家之所自出，而庄周与老聃关尹为二，则是老庄派别之不同，由来久矣。自伪《关尹子》出，后世术士，推老子为教主，于是道家之学，一变而为清静寂灭，凝神升天；再变而为婴儿蕊女，金缕绛宫；三变而为青蛟白虎，宝鼎红炉。极于符篆咒诵，而道家学荒矣。道家之弊，不在汉代而在晋以后。《汉志》云：“放者为之，独任清虚，可以为治。”《隋志》云：“迂诞谲怪而失其真。”是汉代道家之弊，不过独任清虚而已，晋后道家之弊，始迂诞谲怪也。

### 庄子之自然思想

庄子与老子，同为道家，道家学说，纯一自然之学说。虽然老子用自然，庄子任自然，思想之原起则一，其流不同也。盖生民之初，一切取给于自然，游牧时代，食草木之实，与鸟兽

之肉，所缺乏者惟水，往往有因饮水而起争斗之事，观《易·讼卦·大象》，天与水违行讼可知也。《春秋元命苞》引《说文》释荆字云：“荆从井从刀。井以饮人，争陷于泉，以刀守之。”可见水之缺乏。人为之水，究竟有限，天雨之水，设法屯积之以应用。《易·屯卦·大象》云：“云雷屯，君子以经纶。”屯有屯积之义，天之将雨也，必先有云有雷，积此种观察，知雨必先屯积于云雷而后下。经纶者，即取法云雷之屯，积雨而屯积水也。游牧时代，进而至耕种时代，水之需要更巨，所需之水，断非人力所能为。《易·需卦·大象》云：“云上于天需，君子以饮食宴乐。”上古时代，人功纵极其努力，而有需于自然界之力为多。不仅所需之水而已，一切器用之制造，皆取法于自然。《易·系辞》云，“作结绳而为罔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离；斲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耜之利，以教天下，盖取诸益；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噬嗑；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盖取诸乾坤；剡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济不通，盖取诸涣；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随；重门击柝，以待暴客，盖取诸豫；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，臼杵之利，万民以济，盖取诸小过；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盖取诸睽；上栋下宇，以待风雨，盖取诸大壮；棺槨取诸大过，书契取诸夬。”皆取自然界之现象，以制器用。盖自然之力，天为主宰，凡人功无能为力之事，悉归于天。上古之人，对于天之信仰极坚。儒家言天，征之人事，以天为道理之天；墨家言天，尊为神灵，以天为有人格之天；道家言天，归于自然。研究天之本体，知其广大而无所不包，虚之至也；知其连绵而无终始，无之极也。虚为实之本，无为有之本，实有者人为也，虚无者自然也。人生活于自然之中，皆受自然之支配，人之生活，虽亦有由于人为之努力，但人力只

能及于一部分，不能普及于大部分。近世科学极其发达，亦只于可能范围之中，以人力胜天，而广大无垠之世界，终不能不随自然界之力以运行。如饮食必需于雨，此其显然也。道家自然之思想，由于生活之习惯，不过老子利用自然，以与为夺，以后为先，以让为争，以贱为贵，以柔为刚，以拙为巧，以讷为辨，总之以无为为有为。庄子一任自然，混与夺、后先、让争、贱贵、柔刚、拙巧、讷辨而一之，始于无为，终于无为也。道家自然思想之缘起，由于生活之习惯，因有历史之记载，丰富于过去之观念耳。

### 自然即道

庄子的自然思想，从何处表见？在庄子书中，少见自然二字。大的自然二字，是一个道字。这个道字，儒家解释是：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伦，与人生事物之一切。庄子之道，不在实而在虚，不在有而在无。虚属于空间，无属于时间，虚无二字，是庄子的宇宙观，即是庄子的思想根本。普通人，以眼所见是实的，身所历是有的，此是受环境的束缚，不能放开眼光，超出于环境之外。儒家亦只能就此环境中，寻出一个条理，以范围一般人。试举首空间，许多星球，各自运行，不相接触，而又有眼力所看不到的无穷星云星气，可见莫大的空间，虚处比实处多。我的身，不过是人类中一个小己，人类不过地球中一个动物，地球不过太阳系中一个行星，太阳不过无数恒星中一个恒星。一个很小的我，与莫大的空间相比较，在物质等于无有，故人生亦虚也。试前后求索，从有史时代，推到无史时代以前，再推到未有人类以前，再推到未有物类以前，再推到未有地球以前，再推未有太阳以前，时间的长久，不可思议。本此种思想，而向下推，从现在推到人类、物类、地球

消灭以后，时间的长久，亦不可思议。人寿不过百年，以百年的时间，与不可思议的时间相比较，在数学上等于零，故人生亦无也。人生活于空间，其实皆是时间的存在，一切动作与追求，皆是时间的作用，时间既无，即无有生活的存在，更无有争名夺利的意义。《齐物论》云：“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未始有始也者；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未始有无也者。”此种上推无极之思想，自然以转瞬即逝之时间为无。《齐物论》又云：“俄而有无矣，而未知有无之孰为有无也。”此言时间之不可思议也。从未始夫未始有无，到未始有无，从未始有无，到有无，有为暂时之有，无为永久之无。庄子此种时间无之观念，吾人有时在最短时间中，也可发现。譬如乘电车的时候，坐位尽可让给他人，因时间很短；乘火车住栈房，便不肯轻易让人，因时间较长；至于自己的房屋，绝无让人的道理，以时间的长，不仅及于身，且及于子孙。照庄子的时间思想，乘电车的时间，固然是短，乘火车住栈房时间，亦是短，即住自己房屋的时间，又何尝是长。时间既无，空间当然不能认为实。庄子建筑了虚无的思想，以宇宙观为人生观，演成齐同的观念，一切任其自然，此之所谓道也。故曰：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泰山为小。”此空间虚的观念也；“莫寿于殇子，而彭祖为天。”此时间无的观念也。

### 自然的功用

关于庄子所讲的自然之理，可用第一篇《逍遥游》说明。自然完全根据虚无论。物体大小，年寿长短，在虚无论中，都是一样。所以应该一任其自然，朝菌不知朔晦，蟪蛄不知春秋，基于虚无观念，其时间不为短。上古有大椿者，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基于虚无观念，其时间亦不为长。一切任其自然，便

能逍遥，否则必发生痛苦。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，基于虚无观念，其空间并不大。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，而下翱翔蓬蒿之间，基于虚无观念，其空间亦并不小。大鹏与斥鷃，一各任其自然，别无希望，随时随地，都是快乐。所以一切反自然的名利，一概不以动其心。与儒家所讲的，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难行乎患难，极其相近。不过儒家是居夷以俟命，虽则素位而行，不念乎外，实则未尝忘记自己所处之地位。庄子则委心任运，早将富贵贫贱夷狄患难浑而忘之，一任其自然，故曰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庄子此种自然的思想，虽与现在奋斗时代潮流相反，平心而论，自然的势力，终比人为的势力为大。譬如冬天的火炉，夏天的风扇，虽能抵抗一部分之冷热，而到了广大无垠的空间，即失其效力，反不如一任自然者，尚不感觉有猝然之痛苦。五石之瓠，虑以为大樽，而游于江湖；拥肿不中绳墨之大木，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漠之野，任其自然，各得其用，此所谓无用之用。而必以人为之力，与自然相抵抗，在最小之空间，最短之时间，或有一部分之效力，此所谓有用之用，而拙于用大矣。惟一般人之思想，不能超越本身所历之空间时间，无形之中，受自然势力之支配，而在自然势力范围之内图争轧，此庄子之所深非也。庄子从这样的任自然思想，而演出人我是非一致的思想。

### 人我是非一致

关于人我是非一致思想，可用第二篇《齐物论》说明。是非所以不一致者，由于人我之界限太明，人我之界限所以太明者，由于未能认识宇宙之本体是虚无，倘能认识宇宙本体是虚无，便无人我的区别，亦无有是非的判断。

(一)是非不一致，何以由于人我之界限太明。是非本无一定之标准，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有时间性，有空间性，有各个人的观念性。此一时以为是，那一时又以为非，此一处以为是，那一处又以为非。同一时间，同一空间，因各个人的观念不同，我以为是，彼以为非，我以为非，彼以为是。此三者之中，后者尤为复杂，所谓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此种是非，无由正之。“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与若同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异乎我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异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”是非无由正，不在是非，而在认为是非之人我。和之以天倪，人我之界限悉忘，是非自然消灭了。

(二)人我界限太明，何以由于未能认识宇宙之本体是虚无。吾人何以要认个我，更何以要认他不是我，因为认我他是实有的，因此认实有的我，所产生的思想议论为是；实有的他，所产生的思想议论为非。未曾推想到我他的本体，究竟是实是虚，是有是无。本体既未认识，何能判断思想及议论的是非。庄子以宇宙本体虚无的观念，为人生观，认定本体虚无，是真的我，有限有穷的我，是假的我，故曰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知我与天地万物，同一虚无的本体，人我的界限，自然泯化了。人我是非一致的思想，在于能忘，忘人由于忘我，忘我由于忘死生，因此推演出死生的观念。

### 死 生 观 念

关于死生的观念，可用第三篇《养生主》说明。死生观念，庄子与老子不同，老子求长生，故曰：“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，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”庄子齐死生而一之，适来时，适去顺，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。庄子的死

生观念，可用尽年二字包括。所谓尽年者，尽其自然之年。任其自然，不贪生，所以不求长生；不祈死，所以不自残其生。老子求长生的思想，与近代自杀的心理，皆不知尽年也。庄子不但不自杀，即无形的戕贼，也不愿意。世人求表面之快乐与称誉，增加内部之痛苦，所谓贪夫殉财，烈士殉名。譬如牺牛，衣以文绣，入于太庙，究竟牛之所得者何在？所以庄子语楚大夫云：“吾将曳尾于涂中。”言宁做一个曳尾涂中的龟，不愿做一个留骨而贵的龟。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看重生命的，同时须知庄子并不是贪生怕死。《养生主》一篇内，庖丁解牛的故事，即是庄子处置生命的方法。总之庄子是从一切世俗的拘束里，解脱出来，求得精神上自由，得到生死一致的观念，并得到不生不死的境界。庄子对于死生的观念，即是尽年二字，所以能忘我，忘我所以能忘人，忘我忘人，所以能忘世，能忘世所以能入世。由此推演出入世方法。

### 人世的方法

关于入世的方法，可用第四篇《人间世》说明。依庄子的死生观念，是出世的，不是入世的。不过精神上出世，而身体上则不能不入世，精神可游于无何有之乡，广漠之野，身体则不能有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可游。身体既不能出世，必要绝人而立于独，隐迹于深山穷谷，不与世相接，便不是自然的本色，因此便以出世的方法，为入世的方法。庄子入世的方法，有三个过程：

（一）不脱离现世。一个人的生存，必有一个人的环境，家庭社会国家世界，是无法脱离的，在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里面，既然有我，则我自然与环境发生关系。如要脱离环境，便是违反自然，所以庄子的思想，不脱离现世。

(二) 不与现世相抵触。努力奋斗与现世相抵触，庄子认为极其危险，故一切任其自然，不凝滞于物，而与世推移。身体上苦乐劳佚，一切不管，精神上永远是快乐的。

(三) 忘人忘我。既不脱离现世，又不与现世相抵触，其总要在一个忘字。先能忘我，然后可以忘人，既能忘人，虽在现世之中，如入无人之世，故可以不必脱离现世。我既忘人，自然人亦能忘我，迨举世之人，皆已忘我，我虽处现世之中，现世之中，并无有我，故能与现世相抵触。《人间世》云，回之未使，实自回也，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，忘我也。又云，乘物以游心，托于不得已以养中，忘我也。又云，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；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为无町畦；彼且为无崖，亦与之为无崖，达之入于无疵，忘人也。忘字是庄子入世的方法。如何能做到忘字，要有精神的修养。

### 精神的修养

关于精神的修养，可用第五篇《德充符》说明。此篇大意，德充满于内，与形体符合，形体是假的，德是真的。庄子之所谓德，即充满于宇宙之道，得之于我，谓之德也。道充满于宇宙，是宇宙之本体，道充满于己身，是己身之精神，精神能改变形体，纵形体极其卑陋，或有残缺，但能精神极其充满，鄙陋残缺的形体，自然使人忘其鄙陋残缺，但觉精神充满于中，而洋溢于外。所以申徒嘉学于伯昏无人，伯昏无人不知其兀，哀骀它与鲁哀公游，不至于数月，而有意乎其为人。卫灵公说闾跂支离无脤，齐桓公说夔 夔大癭，皆遗其形体，而契其精神，并非不见其形体之丑恶，因其精神之充满，而丑恶之形体，隐伏于精神充满之中而不见。所以修养之功，不在形体，而在精神，如遗弃精神，专在形体上修养，结果如狍子之死母，皆弃之而

走。如遗弃形体，专在精神上修养，官天地，府万物，直寓六骸，象耳目，一知之所知，而心未尝死，择日登假，人则是从。盖养于其外，而内必有亏，养于其内，而与外合一。养之至，精神充满于内，外之形体，与之俱化，便是庄子理想中的人格。

### 理想中的人格

关于庄子理想中的人格，可用第六篇《大宗师》说明。大宗师之人格，谓之真人。其人格有三：

（一）有彻底的真知。普通的人，皆囿于环境之中，所谓国家社会民族世界君主民主，一类的观念，皆是有时间空间性，各个人的观点性，没有固定的，既非固定，便非真知，悉是一种假说的，谓之假人，不是真人。真人有真知，绝对固定，永久不变，看到宇宙本来面目，不受一切观点判断。

（二）与天地同道。天地是虚无，人也是虚无，出于虚，入于虚，生于无，灭于无，便是天地与我为一的境界。

（三）无入而不自得。既与天地为一，便无入而不自得，不受一切物质的伤害，不受一切环境的刺激，登高不慄，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热，无入而不自得。有了这样境界的人，便是真人，真人即是吾人的大宗师，即是庄子理想中的人格。由理想中人格，产出理想中无为而治。

### 无 为 而 治

关于无为而治的理想，可用第七篇《应帝王》说明。帝王是一国之王，须与人民相应，与孔子所谓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众星共之相似。不过孔子所谓之德，与庄子所谓之德不同。孔子所谓之德，是以儒家实有之环境，有得于心之谓；庄子之所谓德，是以道家虚无之本体，有得于心之谓。本体既

虚无，一切当然虚无，人人认识此虚无，自然可以无为而治。

## 结 论

从上而观，在《庄子》内篇七篇中，演绎出庄子思想的统系。内篇大概无有真伪的问题。外篇杂篇，未能皆是真的。所以只以内篇为根据。至于庄子修养的历程，可分如下：

外天下 外物 外生 朝彻 见独 无古今→不生不死

庄子之目的，在于不生不死。但是不生不死之观念，不是一朝可以得到的。要不生不死，先要无古今，要无古今，先要见独，不见独，空间虚，时间无，看不彻底。要见独，先要朝彻，始不为外物蒙蔽。要朝彻，先要外生，要外生，先要外物，要外物，先要外天下。必经过六个历程，方能达到不生不死的观念。与佛家不生不灭之说不同，佛家不生不灭，是本来实体，庄子不生不死，是一种观念。知了固然是不生不死，即不知亦是不生不死。不过不知的人，要做出许多生死的迷梦。此便是庄子的宇宙观、人生观一贯的结论。

## 庄子章义内篇

### 逍遥游第一

庄子之学，以虚无为体，以静寂为用，以自然为宗，以无为为教。逍遥游者，游于虚无之乡，寂静一任其自然，无为而无不为也。天之苍苍者其正色耶？其远而无所至极耶？虚之谓也。朝菌不知朔晦，蟪蛄不知春秋，大椿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无之谓也。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，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，寂之谓也。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

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，静之谓也。鹏鸟之大，蜩与学鸠之小，无大无小，各不相知，皆有悠然自得之乐，自然之极致也。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鹏之游也。决起而飞，枪榆枋，时则不至而控于地，蜩与学鸠之游也。各因其自然，皆有以自适，无为之极致也。庄子全书，皆是虚无、寂静、自然、无为之递演。此篇为第一篇，统括全书之意，逍遥物外，任心而游，而虚无、寂静、自然、无为之旨，随在可见。能了解此意，庄子全书即可了解，全篇分八章如下：

第一章 自北冥有鱼，至汤之问棘也是已，为第一章。言物之逍遥也。以物自观，物各有其逍遥，以人观物，物固逍遥，而非其至。鹏鸟之大，其徙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可谓逍遥矣，然必待野马尘埃之以息相吹，非真逍遥也。蜩与学鸠，决起而飞，奚必九万里，一无所待，控地自乐，可谓逍遥矣，然以小自矜，而笑鹏鸟，非真逍遥也。惟鹏鸟，只知九万里之图南，不知野马尘埃之待，不羡蜩与学鸠，蜩学鸠只知枪榆枋之控于地，不知远而无所至极之天，不羡鹏鸟，各不相知，各自逍遥，故曰：“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”若相知，必以己之不足，羡人之有余，而不逍遥矣。此以无知为逍遥，而非其至也。

第二章 自穷发之北，至此小大之辨也，为第二章。再将二事重叙一遍，而以小大之辨一语，总结上章也。鹏鸟之飞九万里，大有大之逍遥，斥鷃之飞数仞，小有小之逍遥，各不相知，各不相羡。鹏鸟虽不鄙斥鷃，然断不知斥鷃之逍遥，斥鷃虽笑鹏鸟，亦断不知鹏鸟之逍遥。惟鹏鸟自乐其逍遥，不羡斥鷃，而亦不鄙斥鷃；斥鷃自乐其逍遥，虽不羡鹏鸟而却鄙鹏鸟，故曰此小大之辨也。

第三章 自故夫知效一官，至圣人无名，为第三章。言人